**请以学过的两篇/部作品为例，分析意象在作品主旨的表达上所起到的作用。**

李泽厚曾言道，“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意象的运用为戏剧艺术增添了隐喻、意象等充满意味的色彩。老舍的《茶馆》以“老裕泰”茶馆作为中国旧社会的横截面，展现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代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契诃夫的《樱桃园》讲述樱桃园被变卖、砍伐、摧毁的故事，象征了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贵族阶级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新兴。两部作品都以小人物在小空间的命运沉浮反映了大时代的变革与兴衰。本文将聚焦于意象，从人物命运、文化消亡和精神意志解体三个角度来探讨视听意象如何帮助呈现时代变迁的宏达主题下个体与群体面临的困境。

首先，老舍和契诃夫在听觉意象暗示人物命运走向的手法上一脉相承。在《茶馆》中第二幕王利发与妻子争吵开业事宜时，“远处隐隐传来炮声”这一舞台说明打断了二人的对话。同时，王利发的情绪也在听到炮声后反常地变得激昂“开张！开张！又他妈打了！这张开得了就怪了！”王利发对炮声意象的反应表现了他对社会现状的关注，他激昂的语句也暗示了他在受社会巨大变革的影响下的紧张与恐惧，为剧末他不堪重负，上吊自杀的情节做下铺垫，揭示了在军阀混战期间平民们民不聊生、水深火热的生存困境。《樱桃园》剧末以“琴弦崩断的声音”和“伐木声”这一舞台说明结尾，渲染了忧郁凄凉的的氛围，暗示了以柳鲍夫为代表的俄罗斯贵族阶级随着樱桃园被砍伐，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主旨。另外，“伐木”作为意象隐喻着对生命的抑制，这象征着柳鲍夫，加耶夫等贵族阶级在时代变革中沦为零余人的命运，象征着身份、阶层突变后他们生命的未知与无解。

其次，老舍和契诃夫都使特定意象随情节发展重复出现，以意象在不同时间下的不同象征意义凸显过去与现在的反差，从而点出时代变革进程下人、文化、精神面临的瓦解与衰落的主旨。然而，二位在意象的选择上是截然相反的，凸显了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巨大差异。

在《茶馆》中，“莫谈国事”字条作为写实的视觉意象在每一幕开幕都有出现，象征着权力阶层对平民话语空间和茶馆文化的监视、侵占直至吞噬。第一幕中，“莫谈国事”字条小，仅仅暗示着政府对平民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不越界”的监视，而随着时代变迁，茶馆“不再风光”“黯淡无光”，可“莫谈国事”的字条却是越贴越多，越写越大。这象征着轻松诙谐的茶馆文化的消亡，以及权力阶级对平民话语空间、生存空间的侵蚀与掠夺，传达了老舍对日渐偃旗息鼓的平民文化的哀叹和对权力阶层蛮横专制的批判。

与之不同的是，《樱桃园》中“已逝的母亲”作为虚拟意象反复被柳鲍夫提及，使她对失去樱桃园的哀叹转化为与现实进程脱离的心理病症，以抽象的，强烈的情感来反映俄国贵族文化的消亡。在柳鲍夫初回樱桃园时，她说“看呐！我去世的母亲曾在这儿散步，穿着白衣裳……（愉快大笑起来）”“已逝母亲”作为虚拟意象借由柳鲍夫的语言以蒙太奇的形式闪回，体现了樱桃园过去的美好，也是贵族文化过去的灿烂，从而突出今日的衰亡境地。剧末樱桃园被罗巴辛买下，柳鲍夫怅然若失，“望着窗外的园子说：我的母亲以前总喜欢在这儿散步……”“母亲意象再次出现，却意味着柳鲍夫的失去和贵族文化的式微。”

综上所述，两部作品都运用意象暗示文化的消逝。但《茶馆》的“莫谈国事”偏写实，以讽刺意味反映了平民文化的消亡；而《樱桃园》的“已逝母亲”是虚拟的，表现主义的，以人物抽象的情绪潜流反映了对贵族文化消亡的哀叹。

除此之外，两位作者也都用意象构建人物的身份认同，并呈现了中国和俄国个体理想失落与实现的相反语境。在《茶馆》中，秦仲义独白中提到的“签字笔”构建了他“失败的资本家”的自我身份认同，体现了时代变迁下个体理想覆灭后的绝望。秦仲义说王利发可以拿着“签字笔”向别人介绍自己是个“可笑的人”，这是以秦仲义为代表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工厂被拆、实业救国理想的破灭。而由于这份失落无法在当时民不聊生的中国社会得到补偿，秦仲义便只能自嘲的方式结构自己的绝望，而后三人为自己撒纸钱的“纸钱”意象也是以荒诞的黑色幽默来呈现个体理想失落的绝望，反映了中国旧社会对民众权益的忽视，对民族精神的毁灭。

与之不同的是，《樱桃园》中罗巴辛独白中的“庄稼老”意象呈现了俄罗斯资本家理想的实现，但也同时揭示了他们面临的自我身份认同结构与重塑的焦虑和危机。在罗巴辛的独白中，“庄稼老”一词重复出现四次，重叠使语意得以延伸，“低贱的庄稼老”体现了他对自我身份的厌恶，以及对摆脱该身份所做的努力；而“到头来我还是庄稼老中的一个庄稼老”是对自我身份的双重承认，也体现了罗巴辛对自身普通与渺小的自卑与无力。“庄稼老”一词作为重要的意象，反映了在时代快速更迭和权力关系快速转移的俄国，以罗巴辛为代表的，如愿以偿获得钱、权、利的资本家们所面临的自我认同矛盾与精神的叫律法与瓦解，传达了契诃夫对未来之未知的担忧。

比较来看，正如得过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说“语言是最能反映民族精神和民族最隐蔽的秘密的媒介。”秦仲义和罗巴辛语言中的“签字笔”与“庄稼老”意象共同构建了资本家们的身份认同，但却展露了中国与俄罗斯语境下截然不同的理想失落后精神的绝望和理想实现后意志的混乱、矛盾、焦虑和彷徨。

正如老舍所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个小社会。”《茶馆》以听觉意象，写实的视觉意象和语言中的意象呈现了中国旧社会的光怪陆离和这之中的芸芸众生；《樱桃园》也以类似的意象使用记叙了俄罗斯贵族文化被新兴资本阶级代替的历史。又如契诃夫夫人所说：“《樱桃园》写的是人在世纪之交的困惑。”《樱桃园》的“时代更迭”的宏达主旨下包含了贵族零余人飘零的命运，被物质文明蚕食的贵族文化，新时代接班人的困境三个更为细致的主旨；《茶馆》也写了中国社会语境下底层人的悲惨命运、平民文化式微，资本理想破灭的三个主旨。《茶馆》和《樱桃园》用意象构建呈现了中国与俄国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但共同呈现了在社会变革与时代更迭中人、文化、精神的解体与困境，具有跨地域、跨时代的永恒价值。